

于敏散文集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于敏散文集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于敏散文集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50 千字

(精) ISBN7-80037-025-6/I·2 定价: 14.60 元

(平) ISBN7-80037-059-0/I·3 定价: 8.00 元



作者简介

于敏，1938年后曾任延安《新中华报》记者，鲁艺戏剧系教员，山东大学讲师。自1947年从事专业的创作和理论活动。著有电影剧本《桥》、《赵一曼》、《工地一青年》、《炉火正红》等10部，长篇《第一个回合》、《千里从军行》、《风雨入华年》，长报告文学《老孟泰的故事》、《王秀兰和姐妹们》，短篇小说和散文数十篇，论文集《探索》和艺术杂文数十篇，译有《巴甫洛甫》电影剧本及《论演员的工作》等。七十年代末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电影艺术》主编。现已离休，为顾问。

自序

投身于专业的文艺工作以后，从1948年起，我大部分时间是干的电影剧作，长短篇小说，以及电影评论。我喜爱散文，时时下笔为之，苦于写不精粹。仰望古今散文大家，不免自叹弗及。收入本集的共有七十篇，成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上半期和八十年代的居多。编纂的体例有二。一是文从其类，如游记、印象记、人物记、回忆录、艺术杂文、序跋、纪念文字等。二是各类都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数十年来，社会生活变化大，曲折多，不标明时间，有些行文会显得不可理解。为集体不为个人，拚命干不计报酬，从一种观点看，是高尚纯粹的人；从另一种观点看，活脱是一个大傻帽儿。

纵观世界文学史，若说我国是第一散文大国，想来不算自我吹嘘。上下三千年，我们的文学之士大多是文体的多面手，而且时有标新立异，创造的机运蕃衍不息。《昭明文选》是选集之祖，其中分类三十六，除诗、赋、骚、连珠等韵文，其他大都可以归入散文的大类。选集中各类又分小项，分得太琐细，也许便于研讨，实则无此必要。比如，诔、哀、碑文、墓誌、行状、吊文、祭文，都是哀悼和纪念逝者，小异而大同。《古文辞类纂》是近代流行颇广的选集，其中分类

十三。不论分得细些，或分得粗些，看来都不免有所牵强和捏合，因为文体变化无穷，创作不拘一格。分类难于师法前人，只可大概有所范围而已。

什么是散文？这词儿是现代文学用语，我国古代无之。通常认为有广、狭二义。从广义说，一切别于韵文和戏文的都可纳入散文之门。长短论文，长短小说，均可包纳在内。这与英语的 prose 相近。据韦栢大学字典，这字的定义是：“说话和写作中的通常用语——与韵文和诗相对。”晚近以来，渐取狭义，专指抒情的、叙事的、状物的、绘景的、或三者、四者融合为一的文字。论文，小说，戏文，甚至报告文学都被排除在外。拿这样的尺子量，即使名家如法国的蒙田，他的散文集中也有不少要划出圈外。

我不赞成无边的广，也不同意拘执的狭，宁取“中庸”之道。鲁迅是散文大家，早期有不少抒情之作，后期则偏多议论。《无花的蔷薇》和《上海文艺之一瞥》是多么不同。他主张“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随便”二字，易生误解。其实是“随便而很不随便的”。这就是说，应当散而不散。抒情、状物、写景、托意、发议论、寄感慨，都可以散，随便，力求行文之活，之新，之深，之特，如行云流水，如天马骋空，绝不可呆、拘、陈、浅，拾别人牙慧。而谋篇、成章、层次、段落，却不可散，不可随便。珠子虽散，红线串之，则成整体。珠子要圆润、光泽，夹杂一两颗逊色的也可以。这是我理解的“有破绽也不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自知还是他知？专务自知，何必问世？公之于众，自然希望他知。《文心雕龙》有言：“音实难知，知实难求”，意思是说，懂行不容易，懂行的人

也难得，这是按正常情况说的。时代不同，潮流有变，人人各有好恶，人人各有尺度，“求大同而存小异”，这是一条好原则，实行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有时觉得求同之难难于上青天。且以散论散。集中有一篇《手》，原是寄给某大期刊，退了回来，附信说：“文章立意很好，只是太散，恕不采用。”编者有权处理稿件，其间不免有得失，不须深究。后来此文又寄往某地方刊物，发表出来了。再后，又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1982 散文集》。可见天下自有慧眼，自有知音。这篇文字正是以“立意”串起几颗不同时、地、人的珠子，实在是散而不散的。

再以意论散。某大报的编者向我约稿，并以“无私奉献”为范围。崭新的钞票刷刷声震耳欲聋，这当儿可怎么唱“无私”的老调呢？碰巧看到一则外电，说的是葡萄牙共产党举办党报节，盛况空前，参加工作的人四方奔来，日夕操劳，一切自费，不取分文报酬。正当共运低潮，一个小国的穷党竟能如此辉煌，多么使人肠热。我发而为文，题曰《来自伊比利亚的雷声》。稿寄，稿退，编者附言曰：“我们几个人读了，觉得与我报当前宣传中心不合，只好退回，请谅”云云。一瓢凉水浇上火热的心。什么宣传中心，谁定的这中心，我一无所知。我不死心，又给一月刊寄去。电话里传来女声：“稿子收到了，很好，立刻发。”谁说头发长的见识短？头发短的也未必见识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大报和这家月刊碰巧立于同一大马路，出入同一大门口，处于同一大高楼。我绝不凭孤立的事件判断时势，也绝不以个别行为评价人物。集中有《香菱学诗的启示》一文，其中引用了黛玉的“词句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啊，立意第一。但是

人同此心，却未必心同此理。

以心照物，以物呈心，心物交融，此情乃深。文章不拘短长，只要兴至，情至，理至，笔至，都可以赏心悦目，舒人胸怀。四至之外，最重要的还有意至。意从何来。不是来自眉头一皱，或打喷嚏。井底之蛙有其意，穿花入柳的蛱蝶有其意，暴风雨中的海燕有其意，凌霄展翅的雄鹰有其意。不排斥井蛙和蛱蝶，更推崇海燕与雄鹰。文章毕竟是时代的产物，而文中之意，若不是向壁虚构，必然来自作者与时代，与社会，与人民，与大自然融会贯通之处。

集中有几篇成于五十年代的文字，都是鞍钢的先进人物誌。文章不见得好，但是我自己特别珍惜。这些人物是那一火红年代的见证。不论时间的尘埃积得多厚，这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是常新的，这一时代精神是永不磨灭的。

《陶菴梦忆》中有好散文，《闲情偶寄》和《浮生六记》中也有好散文。若排座次，我还是要把《世说新语》、《梦溪笔谈》、《齐东野语》之类推到前列。从前三者我只听见一人一心的跳动，从后者则听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是我自己的尺子，并不想强卖给别人。近数年来，某些散文论家从冷角落里捧出周作人、林语堂等人，让人们开拓眼界，增广见识，未始不是好事，但是同时又在贬抑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前驱，然则醉翁之意无乃不在酒乎？瓦釜不妨雷鸣，但是黄钟万万不可毁弃，如斯而已。

我们泱泱大国，钟灵毓秀，名山大川，草原高地，看不尽、数不尽的景物、文物、人物。古人，今人，文采风流，壮志伟行，说不尽，写不尽。我曾有志愿，以文物，人物为纬，以景物为径，为孩子们写一本游记，可惜一直不能实现。

会说的不及会听的。鸡声、鸭声、画眉声、云雀声，少一般不成花花世界。我以本集呈心于国人，声音究竟是悦耳还是刺耳，则不能自知。

于 敏

1993年5月12日

目 录

自序.....	(1)
西湖即景.....	(1)
姑苏两日游.....	(8)
龙井访茶	(16)
茶厂谈茶	(22)
初到广东	(26)
革命摇篮的广州	(31)
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	(36)
巧夺天工的人儿	(41)
梅山	(46)
响洪甸散记	(52)
女英雄的胸像	(60)
烟台忆旧	(64)
名山发佳兴 (匡庐即景之一)	(69)
绝顶有悬泉 (匡庐即景之二)	(75)
入洞窥石髓 (匡庐即景之三)	(80)
披榛访遗迹 (匡庐即景之四)	(87)
惆怅欲言还 (匡庐即景之五)	(93)
好景不必名胜.....	(100)

手.....	(108)
葱油饼.....	(116)
罗丹美术馆所见.....	(119)
蒙特卡洛一夕.....	(125)
巴黎公社墙抒怀.....	(134)
田舍家一夕.....	(141)
雨中镰仓.....	(146)
记车夫人.....	(150)
新型的人.....	(154)
红军战士的轶事.....	(162)
她在丛中笑.....	(169)
救死扶伤一新人.....	(178)
重担谁来挑.....	(191)
孟泰的品格.....	(208)
邱祯祥的故事.....	(213)
周总理来到秀兰家.....	(225)
丹心照汉青.....	(233)
鲁艺实验剧团与《日出》.....	(246)
游子的眷恋.....	(251)
我的头一堂课.....	(254)
说梦.....	(258)
说尺.....	(260)
说钱.....	(263)
说色.....	(266)
说打斗.....	(269)
说死.....	(271)

荒唐的对比·····	(274)
深可敬重的“土”剧团·····	(278)
幕上心头·····	(280)
“逼良为娼”一说·····	(283)
思昔抚今·····	(286)
观影“十字诀”·····	(291)
向宝哥哥林妹妹学求同·····	(294)
为改造二字正名·····	(298)
艺术家的感情·····	(301)
制片主任的困惑·····	(304)
幕外小景余意·····	(307)
诚挚的希望·····	(310)
香菱学诗的启示·····	(312)
也谈风月·····	(315)
《纽约时报》何其多情·····	(318)
来自伊比利亚的雷声·····	(322)
悼刘岷·····	(325)
痛悼林杉·····	(329)
赞许还山·····	(336)
为劳动人民立传·····	(339)
《王秀兰和姐妹们》再版后记·····	(344)
《工人短篇小说集》序·····	(350)
《石挥·蓝马·上官云珠表演艺术》序·····	(356)
《希望之路》序·····	(359)
寄希望于《中流》·····	(365)
真团结才能真繁荣·····	(367)

西湖即景

上次来杭州，有一天碰上阴雨。“冒雨游山也莫嫌，却缘山色雨中添”，想起这两句诗，就去攀玉皇山。拾级而上，路湿苔滑，一会儿浑身汗淋漓的了。美好的事物要辛勤地探索，果然！云气滃滃蒙蒙，一派淡灰色的调子。衬托着这个背景，挂了万千水珠的竹子格外青翠。站在山顶上，一边可以俯瞰钱塘江。江水浩浩渺渺，从雾迷云封的天边曲折而下。对面的萧山只是一抹淡淡的青影。

山顶上风大雨大，只好在茶榭里避雨。窗外翠竹摇曳，从这里远望，一种奇特的、出乎意想的美景使我惊呆了。西湖宛如墨染了一般，完全变成浓黑的了。“波漂菰米沉云黑”，信然！“沉云黑”三字出自胸臆，也还是得于自然。中国画里有一派米点山水，用饱墨挥洒大大小小的点子，或疏或密，或浓或淡，用来表现山雨空濛的景色。我一向以为这种技法写意太甚，用处是不太的。不想一个偶然的机会有纠正了我的看法。湖水是浓黑的，而苏堤则是一条白色的带子，堤上的六桥竟宛如汉白玉雕刻的了。变幻的天工造成奇特的黑白对比，这美是我生平未见的。要在画面上传神地写实，似乎非米点的技法莫办。

这次来杭州，一下火车，碰巧又是个雨天。“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两句诗提起我的兴致，又冒雨去泛湖。苍茫的湖上只有我一叶扁舟，可见象我这样的疯子原是不多的。虽然全身淋湿，我丝毫不后悔。上次雨中登山，领略了非常的湖景，这次乘雨泛舟，又欣赏了出奇的山色。雨中的山色，其美妙完全在若有若无之中。若说它有，它随着浮动的轻纱一般的云影，明明已经化作蒸腾的雾气。若说它无，它在云雾开豁之间，又时时显露出淡青色的、变幻多姿的、隐隐约约的、重重叠叠的曲线。若无，颇感神奇；若有，倍觉亲切。要传神地描绘这幅景致，也只有用米点的技法。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清代学者顾亭林的主张。这个“万”字很有意思。美是无穷的，正象宇宙是无穷的，人生是无穷的。要在无穷中有一得之见，真得在“万”字上下功夫。为了认识一个客观事物，不怕探索一万次，这种勇气本身就是美的。

我这个怪人引起船娘的好奇，而她的身世却也唤起我无限的同情。她叫柳阿巧，八岁就划船，朝朝暮暮，伴着一支桨儿，度过了二十二个年头。她是一部西湖的活历史。日本兵，国民党，达官，权吏，阔老，贵妇，给船户带来灾难，给西湖带来荒废。阿巧和她的伙伴，天蒙蒙亮就站在高大的台阶下边，向门深似海的宅邸里窥探，心情紧张得气也出不来了。能揽到一个顾客么？能得到一天的口粮么？有时揽到顾客，也不一定得到报酬，因为还有船租和把头的剥削。苏堤荒芜了，任是莺歌三月，它也没有春晓。湖水淤塞了，一湾浊流，怎能映出清朗的月色！柳浪闻莺辟为杀人场，黑夜传出凄厉的枪声。在一带山坳里有一处碧瓦的高楼，据阿巧指

点，原是杨虎的别墅。我记起来了，在国民党罪恶统治的年代，杨虎是淞沪警备司令，而上海国民党的头子叫陈群，所以统名为“虎群狗党”。这些野兽的爪牙，曾经沥下多少革命先驱者的血，就中也有左翼文学先驱者的血。为了这事，鲁迅曾经写过《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中一首七言律诗我至今还牢牢地记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好一个“怒”字！怒不可遏的中国人民赶走了虎群狗党，夺回了全中国，也夺回了西湖的美。

可是我何必缅怀往事。柳阿巧坐在船头，正从回忆里醒过来。她展眉而笑，宛如轻风拂起湖面的涟漪。既然现在生活在幸福中间，她怎能不笑。对于最近两年的灾荒，她没有悲叹，没有惊慌，没有失望。她当前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是有了确实的保证。她是西湖公社的一员，得的是月薪，不怕淡季，不怕风雨，也不怕生活中有什么变故。她不久以前生了个婴儿，在公社的托儿所里喂得胖胖的了。她的大儿子正在上海读中学，提到这一点，她心里的狂喜不禁满溢在脸上。几时见过船娘的儿子读中学呢？她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她满心欢畅地驾起轻舟，把游客送到这里那里。她在欸乃声中送走了屈辱，迎来了幸福，也在欸乃声中展望更好的明天。她是西湖的主人，而幸福的主人都是好客的。她热情地为我指点，为我解说，很怕我忽略了她从小就熟悉的西湖的美。

这时细雨霏霏，水天一色。阿巧送我到三潭印月，我就弃舟登岸。正是红瘦绿肥的暮春时节，但是西湖的花卉四时不断。我走过曲折的石桥，桥下的睡莲正沉睡未醒。杜鹃正盛开，白的如棉如雪，红的如火如荼，一丛丛点缀在绿树修

竹中间。杜若生在水边，很象兰花，但是不象兰花那么娇气；它繁茂得很，茁壮得很。醉人的香气扑面而来，很难分清这是哪一种花的香气。在这个天地里，那绿茸茸的细草，那碧紫紫的苔藓，似乎也都散发出清香。三潭在湖的中心，从这里引领四望，南北双峰早已裹在层云里，看不清了。柳浪和花港隐没在浓绿里，偶尔露出影子似的飞檐。南屏山下闪烁着点点的金色，这是净慈寺的琉璃瓦。所有这一切都披上细雨的网。雨丝时疏时密，景色因而瞬息变化。如今勉强地见诸文字，自然无法捕捉那种空灵的意境。

细细想来，若论水，西湖不及太湖，不及洱海；若论山，双峰不及雁荡，更不及黄山。为什么西湖的声名特高，吸引着特多的游人？是因为湖山掩映，相得益彰么？是因为阴晴明晦，湖山的变化四时无穷么？后来游灵隐，我才想通了这个问题。这里峰峦挺秀，树木参天，流水潺潺，正是“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山名飞来峰，下有许多石洞，最大的曰“龙泓”，其中倒悬着许多冰柱一般的石钟乳。石壁上有千年以来历代的石刻佛像，其中不少艺术珍品。在洞的深处，有自然形成的裂隙，仰望窥视，可以看见一线苍天，所以名曰“一线天”。这么清幽的地方，谁见了能不惊叹！但是人们流连不去，不只因为有这山、这树、这泉、这洞、这石刻，还因为有一座庄严的庙宇；又不只因为有这庙宇，还因为与这庙宇相关的有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人物，他对权贵嘻笑怒骂，对平民扶危济困，就是在传说中被神化了的济颠僧。自然的美，人工的美，伦理的美，这一切综合为美的极致。

后来游岳庙，我的想法更得到证实。从建筑艺术上着眼，岳庙并无特色；从造型艺术上看，岳飞的塑像更是不伦不类。

但是，这里的游人四时不断。有谁到西湖而不来瞻仰岳庙的呢！我想是很少的。如果西湖只有山水之秀和林壑之美，而没有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这班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没有白居易、苏轼、林逋这些光昭古今的诗人，没有传为佳话的白娘子和苏小小，那么可以设想，人们的兴味是不会这么浓厚的。我们瞻仰岳庙而高歌岳飞的《满江红》，漫步南屏而暗诵张苍水的《绝命诗》；我们流连在苏堤上而追忆苏东坡的“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登孤山和放鹤亭而低吟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在这里，自然与人的功业与人的创造融为一体。相得益彰的不只山和水，还有自然和人的关系。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正如人和人的关系，日夕相处而后情谊弥笃。我的住所距花港很近，每天早晚在这里散步，每天都更觉得不忍离去。一带屏障的蔷薇架是入门的地方。蔷薇正盛开，吐出清冽的香气。入门以后，夹道是婆娑的修竹，是亭亭直立的雪松，是含苞未放的玉兰。一堵湖石山遮住去路，沿鹅石的曲径而上，见一古朴的敞亭。周围的色彩丰富极了。有什么大画家能区别这千差万别的绿和红么？我不知道。杜鹃早已零落，芍药正在竞芳。湖石根下，曲径两旁，一丛丛，一球球，丹红的，绛紫的，米黄色的，雪白的，都在笑靥迎人。你捧一朵花在手，你会觉得她战战兢兢，似乎不胜娇羞。花气袭人，特别在艳阳天气是如此。浓香沁入肺腑，你好像就要醉倒在花下。下山，走过绿毡一般的草坪。在几行垂柳外边，就是曲折的石桥和鱼池，其中有几万条金色的鲤鱼。你拍拍手，它们就成群结队而来。张口和你寒暄，更向前走，沿着曲折的石栏，绕过几幢画楼，进入一个幽静的竹院。走出